

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

【蒙、戚回前：以百回之大文，先以此回作两大笔以冒蒙作“帽”之，诚是大观。世态人情，尽盘旋于其间，而一丝不乱，非聚龙象力者，其孰能哉？】

【甲戌、庚辰、己卯：此回亦非正文，本旨只在冷子兴一人，即俗谓“冷中出热，无中生有”也。其演说荣府一篇者，盖因族大人多，若从作者笔下一一叙出，尽一二回不能得明（按：己卯作“明白”），则成何文字？故借用冷字一人，略出其大半（按：庚辰“略出其文半”；己卯作“略出其文”），使阅者心中，已有一荣府隐隐在心，然后用黛玉、宝钗等两三次皴染，则耀然于心中、眼中矣。此即画家三染法也。】

【甲戌、庚辰、己卯：未写荣府正人，先写外戚，是由远及近（按：己卯作“由近及远”），由小至大也。若使先叙出荣府，然后一一叙及外戚，又一一至朋友、至奴仆，其死板、拮据之笔，岂作十二钗人，手中之物也？今先写外戚者，正是写荣国一府也。故又怕闲文赘瘵，开笔即写贾夫人已死，是特使黛玉入荣（按：庚辰、己卯皆作“荣府”）之速也。】

【甲戌、庚辰、己卯：通灵宝玉于士隐梦中一出，今又于子兴口中一出，阅者已洞然矣。然后于黛玉、宝钗二人目中极精、极细一描，则是文章锁合处。盖不肯一笔直下，有若放闸之水、然信之爆（按：己卯作“燃信之爆竹”），使其精华一泄而无馀也。究竟此玉原应出自钗黛目中，方有照应。今预从子兴口中说出，实虽写，而却未写。观其后文，可知此一回则是虚敲傍击之文，笔则是，反逆隐回（按：庚辰、己卯皆作“反逆隐曲”）之笔。】

【蒙：以百回之大文，先以此回作两大笔以帽之，诚是大观。世态人情，尽盘旋于其间，而一丝不乱，非聚龙象力者，其孰能哉？】

诗云：【甲戌行夹批：只此一诗便妙极！此等才情，自是雪芹平生所长，余自谓评书非关评诗也。】

一局输赢料不真，香销茶尽尚逡巡。

欲知目下兴衰兆，须问傍观冷眼人。【甲戌眉批：故用冷子兴演说。】

却说封肃因听见公差传唤，忙出来陪笑启问。那些人只嚷：“快请出甄爷来！”【甲戌侧批：一丝不乱。】封肃忙陪笑道：“小人姓封，并不姓甄。只有当日小婿姓甄，今已出家一二年了，不知可是问他？”那些公人道：“我们也不知什么真假，【甲戌侧批：点睛妙笔。】因奉太爷之命来问。他既是你女婿，便带了你去亲见太爷面禀，省得乱跑。”说著，不容封肃多言，大家推拥他去了。封家人个个都惊慌，不知何兆。

那天约二更时，只见封肃方回来，欢天喜地。【甲戌侧批：出自封肃口内，便省却多少闲文。】众人忙问端的。他乃说道：“原来本府新升的太爷姓贾名化，本贯胡州人氏，曾与女婿旧日相交。方才在咱门前过去，因见娇杏【甲戌侧批：侥幸也。托言当日丫头回顾，故有今日，亦不过偶然侥幸耳，非真实得尘中英杰也。非近日小说中满纸红拂紫烟之可比。甲戌眉批：余批重出。余阅此书，偶有所得，即笔录之。非从首至尾阅过复从首加批者，故偶有复处。且诸公之批，自是诸公眼界；脂斋之批，亦有脂斋取乐处。后每一阅，亦必有一语半言，重加批评于侧，故又有于前后照应之说等批。】那丫头买线，所以他只当女婿移住于此。我一一将原故回明，那太爷倒伤感叹息了一回，又问外孙女儿，【甲戌侧批：细。】我说看灯丢了。太爷说：‘不妨，我自使番役，务必探访回来。’【甲戌侧批：为葫芦案伏线。】说了一回话，临走倒送了我二两银子。”甄家娘子听了，不免心中伤感。【甲戌侧批：所谓“旧事凄凉不可闻”也。】一宿无话。

至次日，早有雨村遣人送了两封银子、四匹锦缎，答谢甄家娘子，【甲戌侧批：雨村已是下流人物，看此，今之如雨村者亦未有矣。】又寄一封密

书与封肃，转托问甄家娘子要那娇杏作二房。【甲戌侧批：谢礼却为此。险哉，人之心也！】封肃喜的屁滚尿流，巴不得去奉承，便在女儿前一力撺掇成了，【甲戌侧批：一语道尽。】乘夜只用一乘小轿，便把娇杏送进去了。雨村欢喜，自不必说，乃封百金赠封肃，外谢甄家娘子许多物事，令其好生养赡，以待寻访女儿下落。【甲戌侧批：找前伏后。士隐家一段小桔荣至此结住，所谓真不去假焉来也！】封肃回家无话。

却说娇杏这丫鬟，便是那年回顾雨村者。因偶然一顾，便弄出这段事来，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缘。【甲戌侧批：注明一笔，更妥当。】谁想他命运两济，【甲戌眉批：好极！与英莲“有命无运”四字，遥遥相映射。莲，主也；杏，仆也。今莲反无运，而杏则两全，可知世人原在运数，不在眼下之高低也。此则大有深意存焉。】不承望自到雨村身边，只一年便生了一子，又半载，雨村嫡妻忽染疾下世，雨村便将他扶册作正室夫人了。正是：

偶因一著错，【甲戌侧批：妙极！盖女儿原不应私顾外人之谓。】

便为人上人。【甲戌侧批：更妙！可知守礼俟命，终为俄享。其调侃寓意不小。】【甲眉：从来只见集古集唐等句，未见集俗语者。此又更奇之至！】

原来，雨村因那年士隐赠银之后，他于十六日便起身入都。至大比之期，不料他十分得意，已会了进士，选入外班，今已升了本府知府。虽才干优长，未免有些贪酷之弊，且又恃才侮上，那些官员皆侧目而视。【甲戌侧批：此亦奸雄必有之理。】不上一年，便被上司寻了个空隙，作成一本，参他“生情狡猾，擅纂礼仪，且沽清正之名，而暗结虎狼之属，致使地方多事，民命不堪”【甲戌侧批：此亦奸雄必有之事。】等语。龙颜大怒，即批革职。该部文书一到，本府官员无不喜悦。那雨村心中虽十分惭恨，却面上全无一点怨色，仍是嘻笑自若。【甲戌侧批：此亦奸雄必有之态。】交代过

公事，将历年做官积的些资本并家小人属送至原籍，安排妥协，【甲戌侧批：先云“根基已尽”，故今用此四字，细甚！】却是自己担风袖月，游览天下胜迹。【甲戌侧批：已伏下至金陵一节矣。】

那日，偶又游至维扬地面，因闻得今岁盐政点的是林如海。这林如海姓林名海，表字如海。【甲戌侧批：盖云“学海文林”也。总是暗写黛玉。】乃是前科的探花，今已升至兰台寺大夫，【甲戌眉批：官制半遵古名亦好。余最喜此等半有半无，半古半今，事之所无，理之必有，极玄极幻，荒唐不经之处。】本贯姑苏【甲戌侧批：十二钗正出之地，故用真。】人氏，今钦点出为巡盐御史，到任方一月有馀。

原来这林如海之祖，曾袭过列侯，今到如海，业经五世。起初时，只封袭三世，因当今隆恩盛德，远迈前代，【甲戌眉批：可笑近时小说中，无故极力称扬浪子淫女，临收结时，还必致感动朝廷，使君父同入其情欲之界，明遂其意，何无人心之至！不知彼作者有何好处，有何谢！报到朝廷高庙之上，直将半生淫朽秽资睿德，又苦拉君父作一干证护身符，强媒硬保，得遂其淫欲哉！】额外加恩，至如海之父，又袭了一代；至如海，便从科第出身。虽系钟鼎之家，却亦是书香【甲戌侧批：要紧二字，盖钟鼎亦必有书香方至美。】之族。只可惜这林家支庶不盛，子孙有限，虽有几门，却与如海俱是堂族而已，没甚亲支嫡派的。【甲戌侧批：总为黛玉极力一写。】今如海年已四十，只有一个三岁之子，偏又于去岁死了。虽有几房姬妾，【甲戌侧批：带写贤妻。】奈他命中无子，亦无可如何之事。今只有嫡妻贾氏，生得一女，乳名黛玉，年方五岁。夫妻无子，故爱如珍宝，且又见他聪明清秀，【甲戌侧批：看他写黛玉，只用此四字。可笑近来小说中，满纸“天下无二”“古今无双”等字。】便也欲使他读书识得几个字，不过假充养子之意，聊解膝下荒凉之叹。【甲戌眉批：如此叙法，方是至情至理之妙文。最可笑者，近小说中满纸班昭蔡琰、文君道韞。】

雨村正值偶感风寒，病在旅店，将一月光景方渐愈。一因身体劳倦，二

因盘费不继，也正欲寻个合式之处，暂且歇下。幸有两个旧友，亦在此境居住，【甲戌侧批：写雨村自得意后之交识也。又为冷子兴作引。】因闻得盐政欲聘一西宾，雨村便相托友力，谋了进去，且作安身之计。妙在只一个女学生，并两个伴读丫鬟，这女学生年又小，身体又极怯弱，工课不限多寡，故十分省力。

堪堪又是一载的光阴，谁知女学生之母贾氏夫人一疾而终。女学生侍汤奉药，守丧尽哀，遂又将辞馆别图。林如海意欲令女学生守制读书，故又将他留下。近因女学生哀痛过伤，本自怯弱多病，【甲戌侧批：又一染。】触犯旧症，遂连日不曾上学。【甲戌眉批：上半回已终，写“仙逝”正为黛玉也。故一句带过，恐闲文有妨正笔。】雨村闲居无聊，每当风日晴和，饭后便出来闲步。

这日，偶至郭外，意欲赏鉴那村野风光。【甲戌眉批：大都世人意料此，终不能此；不及彼者，而反及彼。故特书意在村野风光，却忽遇见子兴一篇荣国繁华气象。】忽信步至一山环水旋、茂林深竹之处，隐隐的有座庙宇，门巷倾颓，墙垣朽败，门前有额，题著“智通寺”三字，【甲戌侧批：谁为智者？又谁能通？一叹。】门旁又有一副旧破的对联，曰：

身后有馀忘缩手，眼前无路想回头。【甲夹批：先为宁、荣诸人当头一喝，却是为余一喝。】

雨村看了，因想到：这两句话，文虽浅近，其意则深。【甲戌侧批：一部书之总批。】我也曾游过些名山大刹，倒不曾见过这话头，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亦未可知，【甲戌侧批：随笔带出禅机，又为后文多少语录不落空。】何不进去试试？想着走入，只有一个龙钟老僧在那里煮粥。【甲戌侧批：是雨村火气。】雨村见了，便不在意。【甲戌侧批：火气。】及至问他两句话，那老僧既聋且昏，【甲戌侧批：是翻过来的。】齿落舌钝，【甲戌侧批：是翻过来的。】所答非所问。

雨村不耐烦，便仍出来，【甲戌眉批：毕竟雨村还是俗眼，只能识得阿

凤、宝玉、黛玉等未觉之先，却不识得既证之后。】【甲戌眉批：未出宁、荣繁华盛处，却先写一荒凉小景；未写通部入世迷人，却先写一出世醒人。回风舞雪，倒峡逆波，别小说中所无之法。】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饮三杯，以助野趣，于是款步行来，将入肆门，只见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，接了出来，口内说：“奇遇，奇遇！”雨村忙看时，此人是都中在古董行中贸易的号冷子兴者，【甲戌侧批：此人不过借为引绳，不必细写。】旧日在都相识。雨村最赞这冷子兴是个有作为大本领的人，这子兴又借雨村斯文之名，故二人说话投机，最相契合。雨村忙笑问道：“老兄何日到此？弟竟不知。今日偶遇，真奇缘也。”子兴道：“去年岁底到家，今因还要入都，从此顺路找个敝友说一句话，承他之情，留我多住两日。我也无紧事，且盘桓两日，待月半时也就起身了。今日敝友有事，我因闲步至此，且歇歇脚。不期这样巧遇！”一面说，一面让雨村同席坐了，另整上酒肴来。二人闲谈漫饮，叙些别后之事。【甲戌侧批：好！若多谈则累赘。】

雨村因问：“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？”【甲戌侧批：不突然，亦常问常答之言。】子兴道：“倒没有什么新闻，倒是老先生你贵同宗家，【甲戌侧批：雨村已无族中矣，何及此耶？看他下文。】出了一件小小的异事。”雨村笑道：“弟族中无人在都，何谈及此？”子兴笑道：“你们同姓，岂非同宗一族？”雨村问是谁家。

子兴道：“荣国府贾府中，可也不玷辱了先生的门楣了？”【甲戌侧批：剗小人之心肺，闻小人之口角。】雨村笑道：“原来是他家。若论起来，寒族人丁却不少，自东汉贾复以来，支派繁盛，各省皆有，【甲戌侧批：此话纵真，亦必谓是雨村欺人语。】谁逐细考查得来？若论荣国一支，却是同谱。但他那等荣耀，我们不便去攀扯，至今故越发生疏难认了。”子兴叹【甲戌侧批：叹得怪。】道：“老先生休如此说。如今的这宁、荣两门，也都萧疏了，不比先时的光景。”【甲戌侧批：记清此句。可知书中之荣府已是末世了。】雨村道：“当日宁荣两宅的人口也极多，如何就萧疏

了？”【甲戌侧批：作者之意原只写末世，此已是贾府之末世了。】冷子兴道：“正是，说来也话长。”雨村道：“去岁我到金陵地界，因欲游览六朝遗迹，那日进了石头城，【甲戌侧批：点睛神妙。】从他老宅门前经过。街东是宁国府，街西是荣国府，二宅相连，竟将大半条街占了。大门前虽冷落无人，【甲戌侧批：好！写出空宅。】隔着围墙一望，里面厅殿楼阁，也还都峥嵘轩峻，就是后【甲戌侧批：“后”字何不直用“西”字？甲戌侧批：恐先生堕泪，故不敢用“西”字。】一带花园子里面树木山石，也还都有蓊蔚溷润之气，那里像个衰败之家？”

冷子兴笑道：“亏你是进士出身，原来不通！古人有云：‘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’如今虽说不及先年那样兴盛，较之平常仕宦之家，到底气象不同。如今生齿日繁，事务日盛，主仆上下，安富尊荣者尽多，运筹谋画者无一，【甲戌侧批：二语乃今古富贵世家之大病。】其日用排场费用，又不能将就省俭，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，【甲戌侧批：“甚”字好！盖已半倒矣。】内囊却也尽上来了。这还是小事，更有一件大事。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，翰墨诗书之族，【甲戌侧批：两句写出荣府。】如今的儿孙，竟一代不如一代了！”【甲戌眉批：文是极好之文，理是必有之理，话则极痛极悲之话。】雨村听说，也纳罕道：“这样诗礼之家，岂有不善教育之理？别门不知，只说这宁、荣二宅，是最教子有方的。”【甲戌侧批：一转有力。】

子兴叹道：“正说的是这两门呢。待我告诉你。当日宁国公【甲戌侧批：演。】与荣国公【甲戌侧批：源。】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。宁公居长，生了四个儿子。【甲戌侧批：贾蔷、贾菌之祖，不言可知矣。】宁公死后，贾代化袭了官，【甲戌侧批：第二代。】也养了两个儿子。长名贾敷，至八九岁上便死了，只剩了次子贾敬袭了官，【甲戌侧批：第三代。】如今一味好道，只爱烧丹炼汞，【甲戌侧批：亦是大族末世常有之事。叹叹！】馀者一概不在心上。幸而早年留下一子，名唤贾珍，【甲戌侧批：第四代。】因他父亲一心想作神仙，把官倒让他袭了。他父亲又不肯回原籍来，只在都中

城外和道士们胡羸。这位珍爷倒生了一个儿子，今年才十六岁，名叫贾蓉。

【甲戌侧批：至蓉五代。】如今敬老爹一概不管。这珍爷那里肯读书，只一味高乐不了，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，也没有人敢来管他。【甲戌侧批：伏后文。】再说荣府你听，方才所说异事，就出在这里。自荣公死后，长子贾代善袭了官，【甲戌侧批：第二代。】娶的也是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姐【甲戌侧批：因湘云，故及之。】为妻，生了两个儿子：长子贾赦，次子贾政。

【甲戌侧批：第三代。】如今代善早已去世，太夫人【甲戌侧批：记真，湘云祖姑史氏太君也。】尚在。长子贾赦袭著官。【[伏下贾琏凤姐当家之文。]】次子贾政，自幼酷喜读书，祖父最疼。原欲以科甲出身的，不料代善临终时遗本一上，皇上因恤先臣，即时令长子袭官外，问还有几子，立刻引见，遂额外赐了这政老爹一个主事之衔，【甲戌侧批：嫡真实事，非妄拟也。】令其入部习学，如今现已升了员外郎了。【甲戌侧批：总是称功颂德。】这政老爹的夫人王氏，【甲戌侧批：记清。】头胎生的公子，名唤贾珠，十四岁进学，不到二十岁就娶了妻生了子，【甲戌侧批：此即贾兰也。至兰第五代。】一病死了。【甲戌侧批：略可望者即死，叹叹！】二胎生了一位小姐，生在大年初一，这就奇了，不想后来又生一位公子，【甲戌眉批：一部书中第一人却如此淡淡带出，故不见后来玉兄文字繁难。】说来更奇，一落胎胞，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，上面还有许多字迹，【甲戌侧批：青埂顽石已得下落。】就取名叫作宝玉。你道是新奇异事不是？”

【正是宁、荣二处支谱。】

雨村笑道：“果然奇异。只怕这人来历不小。”

子兴冷笑道：“万人皆如此说，因而乃祖母便先爱如珍宝。那年周岁时，政老爹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，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，与他抓取。谁知他一概不取，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。政老爹便大怒了，说：

‘将来酒色之徒耳！’因此便大不喜悦。独那史老太君还是命根一样。说来又奇，如今长了七八岁，虽然淘气异常，但其聪明乖觉处，百个不及他一

个。说起孩子话来也奇怪，他说：‘女儿是水作的骨肉，男人是泥作的骨肉。【甲戌侧批：真千古奇文奇情。】我见了女儿，我便清爽；见了男子，便觉浊臭逼人。’你道好笑不好笑？将来色鬼无移了！”【甲戌侧批：没有这一句，雨村如何罕然厉色，并后奇奇怪怪之论？】雨村罕然厉色忙止道：“非也！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来历。大约政老前辈也错以淫魔色鬼看待了。若非多读书识事，加以致知格物之功，悟道参玄之力，不能知也。”

子兴见他说得这样重大，忙请教其端。雨村道：“天地生人，除大仁大恶两种，馀者皆无大异。若大仁者，则应运而生，大恶者，则应劫而生。运生世治，劫生世危。尧，舜，禹，汤，文，武，周，召，孔，孟，董，韩，周，程，张，朱，皆应运而生者。蚩尤，共工，桀，纣，始皇，王莽，曹操，桓温，安禄山，秦桧等，皆应劫而生者。【甲戌侧批：此亦略举大概几人而言。】大仁者，修治天下；大恶者，挠乱天下。清明灵秀，天地之正气，仁者之所秉也；残忍乖僻，天地之邪气，恶者之所秉也。今当运隆祚永之朝，太平无为之世，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，上至朝廷，下及草野，比比皆是。所馀之秀气，漫无所归，遂为甘露，为和风，洽然溉及四海。彼残忍乖僻之邪气，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，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，偶因风荡，或被云催，略有摇动感发之意，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，偶值灵秀之气适过，正不容邪，邪复妒正，【甲戌侧批：譬得好。】两不相下，亦如风水雷电，地中既遇，既不能消，又不能让，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。故其气亦必赋人，发泄一尽始散。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，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，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。【甲戌侧批：恰极，是确论。】置之于万万人中，其聪俊灵秀之气，则在万万人之上，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，又在万万人之下。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，则为情痴情种，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，则为逸士高人，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，断不能为走卒健仆，甘遭庸人驱制驾驭，必为奇优名倡。如前代之许由、陶潜、阮籍、嵇康、刘伶、王谢二族、顾虎头、陈后主、唐明皇、宋徽宗、刘庭芝、温飞卿、米南宫、石曼卿、柳耆卿、秦少

游，近日之倪云林、唐伯虎、祝枝山，再如李龟年、黄幡绰、敬新磨、卓文君、红拂、薛涛、崔莺、朝云之流。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。”

子兴道：“依你说，成则王侯败则贼了？【甲戌侧批：《女仙外史》中论魔道已奇，此又非《外史》之立意，故觉愈奇。】”雨村道：“正是这意。你还不知，我自革职以来，这两年遍游各省，也曾遇见两个异样孩子。

【甲戌侧批：先虚陪一个。】所以，方才你一说这宝玉，我就猜着了八九亦是这一派人物。不用远说，只金陵城内，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【甲戌侧批：此衔无考，亦因寓怀而设，置而勿论。】甄家，【甲戌眉批：又一真正之家，特与假家遥对，故写假则知真。】你可知么？”子兴道：“谁人不知！这甄府和贾府就是老亲，又系世交。两家来往，极其亲热的。便在下也和他家来往非止一日了。”【甲戌侧批：说大话之走狗，毕真。】雨村笑道：“去岁我在金陵，也曾有人荐我到甄府处馆。我进去看其光景，谁知他家那等显贵，却是个富而好礼之家，【甲戌侧批：如闻其声。甲戌眉批：只一句便是一篇世家传，与子兴口中是两样。】倒是个难得之馆。但这一个学生，虽是启蒙，却比一个举业的还劳神。说起来更可笑，他说：‘必得两个女儿伴着我读书，我方能认得字，心里也明白，不然我自己心里糊涂。’

【甲戌侧批：甄家之宝玉乃上半部不写者，故此处极力表明，以遥照贾家之宝玉，凡写贾家之宝玉，则正为真宝玉传影。蒙侧批：灵玉却只一块，而宝玉有两个，情性如一，亦如六耳、悟空之意耶？】又常对跟他的小厮们说：

‘这女儿两个字，极尊贵，极清净的，比那阿弥陀佛，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！【甲戌眉批：如何只以释、老二号为譬，略不敢及我先师儒圣等人？余则不敢以顽劣目之。】你们这浊口臭舌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，要紧。但凡要说时，必须先用清水香茶【甲戌侧批：恭敬。】漱了口才可，设若失错，【甲戌侧批：罪过。】便要啣牙穿腮等事。’其暴虐浮躁，顽劣憨痴，种种异常。只一放了学，进去见了那些女儿们，其温厚和平，聪敏文雅，【甲戌侧批：与前八个字嫡对。】竟又变了一个。因此，他

令尊也曾下死笞楚过几次，无奈竟不能改。每打的吃疼不过时，他便‘姐姐’‘妹妹’乱叫起来。【甲戌眉批：以自古未闻之奇语，故写成自古未有之奇文。此是一部书中大调侃寓意处。盖作者实因鹣鹣之悲、棠棣之威，故撰此闺阁庭帏之传。】后来听得里面女儿们拿他取笑：‘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做甚？莫不是求姐妹去说情讨饶？你岂不愧些！’他回答的最妙。他说：‘急疼之时，只叫“姐姐”“妹妹”字样，或可解疼也未可知，因叫了一声，便果觉不疼了，遂得了秘法。每疼痛之极，便连叫姐妹起来了。’你说可笑不可笑？也因祖母溺爱不明，每因孙辱师责子，因此我就辞了馆出来。如今在这巡盐御史林家做馆了。你看，这等子弟，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，从师长之规谏的。只可惜他家几个姊妹都是少有的。”【甲戌侧批：实点一笔，余谓作者必有。】

子兴道：“便是贾府中，现有的三个也不错。政老爹的长女，名元春【甲戌侧批：原也。】春，现因贤孝才德，选入宫作女史【甲戌侧批：因汉以前例，妙！】去了。二小姐乃赦老爹之妾所出，名迎春【甲戌侧批：应也。】春，三小姐乃政老爹之庶出，名探春【甲戌侧批：叹也。】春，四小姐乃宁府珍爷之胞妹，名唤惜春【甲戌侧批：息也。】春。因史老夫人极爱孙女，都跟在祖母这边一处读书，听得个个不错。”【[复接前文未及，正词源三叠。]】雨村道：“更妙在甄家的风俗，女儿之名，亦皆从男子之名命字，不似别家另外用这些春红香玉等艳字的，何得贾府亦乐此俗套？”

子兴道：“不然，只因现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日所生，故名元春，馀者方从了春字。上一辈的，却也是从兄弟而来的。现有对证：目今你贵东家林公之夫人，即荣府中赦、政二公之胞妹，在家时名唤贾敏。不信时，你回去细访可知。”雨村拍案笑道：“怪道这女学生读至凡书中有‘敏’字，皆念作‘密’字，每每如是；写字遇著‘敏’字，又减一二笔，我心中就有些疑惑。今听你说的，是为此无疑矣。怪道我这女学生言语举止另是一样，不与近日女子相同，度其母必不凡，方得其女，今知为荣府之孙，又不足罕矣。”

可伤上月竟亡故了。”子兴叹道：“老姊妹四个，这一个是极小的，又没了。长一辈的姊妹，一个也没了。只看这小一辈的，将来之东床如何呢。”

雨村道：“正是，方才说这政公，已有衔玉之儿，又有长子所遗一个弱孙。这赦老竟无一个不成？”子兴道：“政公既有玉儿之后，其妾又生了一个，【甲戌侧批：带出贾环。】倒不知其好歹。只眼前现有二子一孙，却不知将来如何。若问那赦公，也有二子。长名贾琏，今已二十来往了。亲上作亲，娶的就是政老爹夫人王氏之内侄女，【甲戌侧批：另出熙凤一人。】今已娶了二年。这位琏爷身上现捐的是个同知，也是不肯读书，于世路上好机变，言谈去的，所以如今只在乃叔政老爷家住着，帮着料理些家务。谁知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后，倒上下无一人不称颂他夫人的，琏爷倒退了一射之地。说模样又极标致，言谈又爽利，心机又极深细，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。”

【甲戌侧批：未见其人，先已有照。甲戌眉批：非警幻案下而来为谁？】

雨村听了，笑道：“可知我前言不谬。【甲戌侧批：略一总住。】你我方才所说的这几个人，都只怕是那正邪两赋而来一路之人，未可知也。”子兴道：“邪也罢，正也罢，只顾算别人家的帐，你也吃一杯酒才好。”雨村道：“正是，只顾说话，竟多吃了几杯。”子兴笑道：“说著别人家的闲话，正好下酒，【甲戌侧批：盖云此一段话亦为世人茶酒之笑谈耳。】即多吃几杯何妨。”雨村向窗外看【甲戌侧批：画。】道：“天也晚了，仔细关了城。我们慢慢的进城再谈，未为不可。”于是，二人起身，算还酒帐。

【甲戌侧批：不得谓此处收得索然，盖原非正文也。】

方欲走时，又听得后面有人叫道：“雨村兄，恭喜了！特来报个喜信的。”

【甲戌侧批：此等套头，亦不得不用。】雨村忙回头看时——【己卯夹批：语言太烦，令人不耐。古人云“惜墨如金”，看此视墨如土矣，虽演至千万回亦可也。】

【蒙、戚：先自写幸遇之情于前，而叙借口谈幻境之情于后。世上不平事，道路口如碑。虽作者之苦心，亦人情之必有。雨村之遇娇杏，是此文之总帽，故在前。冷子兴之谈，是事迹之总帽，故叙写于后。冷暖世情，比比如画。】

【蒙、戚：有情原比无情苦，生死相关总在心。也是前缘天作合，何妨黛玉泪淋淋。】